

唐詩四季



吳經熊著

徐誠斌譯

洪範文學叢書 ⑤4

唐詩四季

吳經熊著
徐誠斌譯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⑤4

唐詩四季

著 者：吳經熊

譯 者：徐誠斌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二) 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二)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 版：一九八〇年六月

二 版：二〇〇三年七月

定價二二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674-237-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詩四季／吳經熊著；徐誠斌譯. --二版. --

臺北市；洪範,2003〔民92〕

面； 公分.--（洪範文學叢書；54）

譯自：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

ISBN 957-674-237-4（平裝）

1. 中國詩 -- 唐（618-907） -- 評論

821.84

92008055

我將此書獻給

吾弟文英——他是
我有天真的春天

陸蠡



作者自序

一 關於原著

這部譯本是已故徐誠斌博士青年時代的作品。可是我在介紹譯者之前，先須將本書的英文原稿出版的原委及其內容說明一下。此書英文名稱是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它是爲英文天下月刊寫的，分六批刊登。第一批是民國廿七年四月出版的，第六批則在廿八年八月才始登出。

當時我們正在抗戰，戰事越來越顯得白熱化，天下月刊早已由上海搬到香港。我是月刊的主幹，當然也不得不遷居於港。天下月刊的宗旨，是在溝通中西文化。這種文化工作，在平時比較容易，徵稿也比較方便。到了戰事方殷的時候，徵稿就難上加難了。因此我們的編輯同人，時常促我寫稿。我於是常常用化名翻譯我國詩

詞，先後共譯出二百餘首，陸續投稿。由於譯詩的工作，我不知不覺地對唐詩發生濃厚的興趣，尤其對於唐詩演進的歷程，我漸漸發現有四個很自然的階段，可以用春夏秋冬四季來象徵。春有蓬勃的生氣，活潑的生機，和海闊天空的逍遙自在。例如：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王灣）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常建）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審言）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

這些名句都具有陶淵明所說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的意境。十足表現了天地一新的氣象。

夏、充滿了天地正氣，與英雄聖賢大無畏的精神，其間也不無清風解慍，時雨滋潤的調劑。我在本書中以杜甫爲夏季的代表，對於他的詩已加以比較充分的發揮。我覺得李白與杜甫各有千秋，猶春夏之不能互相替代。杜詩不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的天真，可是李詩也達不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境界！又如杜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些詩句，無意中反映出杜甫心中所蘊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不是李白集中所能尋得的。

秋、有兩個方面，一是無限的感傷，一是成熟的智慧。在感傷方面，宋玉說得最好：「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僚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九辯）又如李賀的：「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也深得秋意。我以白居易爲秋季的主要代表，因爲他的兩篇傑作：「長恨歌」與「琵琶行」，都是秋之心聲。「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坐中泣下誰最多，江洲司馬青衫濕。」這些句子，又有春季的自在了，令人覺有「佳句本天成，妙手自得之」的味兒。白居易是天造地設的秋天詩

人。他的朋友元稹，亦復如是。元稹的三首「遣悲懷」詩，也是千古絕唱。「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文章就在這裏「哭秋風」呵！

有人將元白稱爲「社會詩人」或「現實派詩人」，視爲與杜甫同派，而稱李白、王維等人爲浪漫派詩人。我覺得這是用西洋文學史上的術語套在中國詩人頭上，未免有張冠李戴之嫌。與其如此，不如以本國慣用的名詞來形容各時代不同的氣質與風格。

至于時人之所以把元白等人視爲與杜甫同調，其理由是：元白也曾極端推重杜甫。白居易曾作「諷諭詩」百餘篇，以揭發社會上不平之事。這是效法杜甫的。元稹甚至說：「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他也作了「新樂府」和「樂府古題」三十餘首，都是有心追踵杜甫的作品。他們的動機是可嘉的。但是元白和杜子美之間，有個極重要的分別，這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所不可忽視的。杜甫的社會詩，是觸景生情，直接從肺腑裏流湧出來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這些話都是從靈心深處發出來的，所以其感人之深，也是無底的。總之，杜甫的不平鳴，是至誠的，無隔的，而元白的諷諭詩是理智的，有隔

的。我們讀杜甫社會詩，心裏便會覺得非常痛快舒適，確實可以一透胸中之悶氣。反之，讀元白的社會詩，往往會覺得越讀越悶！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屬於夏季的人，他們的靈骸，根本沒有杜甫的猛烈。所以他們的諷諭詩，總不免有些勉強造作之意。我並不說他們的諷諭詩是毫無價值的。不，至少它們有宣傳的作用；可是它們決不是他們的傑作或代表作。他們的代表作品，除上述諸篇以外，還有智慧詩，因為秋季根本是屬於理知與哲學的。我在這裏祇須引徵白香山的一首詩：

自從爲駸童，直至作衰翁，所好隨年異，爲忙終日同。弄沙成佛塔，鏤玉謁王宮，彼此皆兒劇，須臾卽色空。有營非了義，無着是真宗。兼恐勤修道，猶應在妄中。（感悟妄緣題如上人壁）

無論你同不同意他的人生哲學，他這首詩是誠意的，從心底裏直接流露出來的，這是不可否認的。

論到秋季，我要特別聲明一點，那就是：我覺得，我在本書中，對於韓愈的評語，不够詳細，而且也有失公平。我現在認爲韓愈的作風，不是完全屬於秋天的，其實他的心靈頗有夏氣，他的文章，像「原道」，「諫迎佛骨表」等篇，姑無論你

同意他的主張與否，總不失其爲充滿正氣的文章。韓文與杜詩可算唐朝文學的兩大高峯。總之，依我現在的看法，韓愈似係夏末秋初的人物。

最後，我想多數讀者會同意：晚唐詩在精神上是屬於冬季的，而晚唐詩人之中，最能代表冬季的神態的，當推李商隱了。如云：「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斷腸。」「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蠟燭啼紅怨天曙。」「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若不是冬季的人，決不可能產生這樣想像而寫出這樣的詩句。

我想我是一個屬於春夏的人，可是對於秋冬的詩，祇要是至誠無欺的，都不會覺得不美的。

至于把李後主的詞歸入「唐詩四季」的書裏，而且把他奉爲冬季的最高峯，似乎有些奇特。我在這裏不可不向讀者說明緣由。當我寫完了晚唐詩的研究的時候，我正在另外一篇稿件中，翻譯李後主的詞，我越來越覺得李後主的詞，具有晚唐詩的優點，而其境界則較晚唐詩人高超得多！至於詞與詩在狹義上雖然不同，在廣義上則一切所謂詩詞歌賦，莫非是詩。其實，所謂「詞」，本來也叫做「詩餘」和「

長短句」。難道由于句子之長短，就失其爲詩的本質了嗎？況且南唐究竟是唐朝的後代。因此，把南唐中主與後主的詞當作唐詩一部份看待，還不能說太離譜罷！但是，這事究非文學家的慣例，所以關於這點，我要求讀者多多包涵！

我新近重讀了李後主的詞，覺得他對文學的貢獻確實是非常的偉大！我同意王國維先生的看法：

「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
(人間詞話)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同上)

我認爲李後主的特點是在：他的身世是屬於冬季的，可是他的氣魄，和其詞的風格，都是富于春夏氣象。他是不配做君主的。因爲他太文弱了。可是他是始終抗拒強權的「違命侯」！他最後的一首詞的最後二句是：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詞的內容，雖含有無邊的憂愁，但詞的格調卻不脫活潑潑的春意，和涵蓋乾坤的氣

象，與李白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同一個格局，而成爲後來詞人的鼻祖！就文藝而言，李後主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文學巨子。

二 關於譯者

關於徐誠斌主教的生平與事略，讀者請參閱本書附錄中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方豪蒙席在追思徐主教的聖祭中的證道詞，第二篇是徐主教的朋友吳欽廉先生爲慶祝他被任命爲香港教區首任國籍輔理主教，在「香港公教報」以社評姿態發表的。（五六、七、十六）這份報紙是徐主教自己寄給我看的。

我第一次看見誠斌，是在民國廿七年。當時我在香港，而他尚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可是他對英美文學，已有相當的根基，而且興趣極濃。他對我所發表的英文論文，似有偏愛，遽然在那年暑假時，獨自乘輪到香港來探訪我。那時，我纔知道他是徐可陞先生的公子。可陞先生曾與我同屬于上海監理會教會。我是新教友，而可陞先生乃是牧師的助理，對於教務甚是熱心，我

對他有深刻的印象。我初次會見誠斌時，雖然已改奉了天主教，但是因為可陞先生的關係，我對誠斌更覺有親切之感。況且，從這個青年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對英國文學頗有深刻的見解。雖然我比他長了二十一年之多，友誼本來是超時間的，我們二人遂訂了忘年之交。

至於翻譯「唐詩四季」之事，並不是我自己託他，也不是他自告奮勇的。當我的英文原稿登完了以後，第二年初春，我接到「宇宙風」主筆周君黎庵的來信，裏面有一段說：

「尊著唐詩之四季，為天下創刊來最偉大之貢獻，令人愛不忍釋，久擬逐譯成中文，俾可人人拜讀，惜不得譯者其人，去冬得交徐誠斌君，知其親炙左右甚久，遂舉以相委，蒙其首肯，遂定于三月起陸續刊載，又得吾師慨然允於翻譯，並賜臂助，尤為感激。」（廿九年、二月十日）

我很慚愧，由於我忙着為「天下」寫稿，沒有充份的時間去修正譯文。只有大部份的原詩是我抄給譯者的。有時，我為訓練他起見，故意不給他原詩，讓他自己「全唐詩」中去找！等到他真正找不到時，我纔供他原件。因為，我當時已認他

爲有天才的青年，天才必須以苦工培養，纔始能成大器。

我和他相交，歷時三十五年。對我，這個友誼是個極大的安慰，是天主賜給我大恩典之一。我親眼看見他不但在地位上，也在內心修養上不斷地增長增高。他非但沒有令我失望，並且時時予以驚喜！他地位越高，對我越顯得親熱，關顧之情，與年俱深。在他逝世前二年，他遽然找到了「宇宙風」刊登着他的譯稿的舊雜誌，遂把它們一一複印下來，寄來給我。我本想馬上給它出版，以成獨立的一本書。後來因爲我也忙于其他著作，而且譯稿必須仔細校對一番，才可付印。那裏料得到他會這樣早就逝世！他逝世後，我甚感傷，遂把出版之事擱置起來了。

去年，很意外地，我接到素不相識的秦賢次先生的電話，說他爲「唐詩四季」出版之事，要來看我，我當然表示歡迎。後秦先生偕同葉步榮先生過寓來訪，也携有「唐詩四季」的複印本，並且曾加以一度相當仔細的校對。我感於他們兩位的誠懇，而且富於學術興趣，因欣然同意他們的建議。我相信，這也是徐主教的心願！

吳經熊作於陽明山

目次

作者自序

—

序幕

—

春

李白的前驅……………一九

李白……………三

夏

夏之烈焰……………五

夏之清光……………八

夏秋之插曲·····	九七
------------	----

秋

秋之靈魂——白居易·····	一二五
秋之餘音·····	一三三

冬

冬之心理分析·····	一四〇
冬季之詩·····	一八一
冬之靈魂——李煜·····	二〇一

附錄：關於譯者的生平

徐誠斌主教小傳（方豪）·····	三二
徐公誠斌其人其事（吳欽廉）·····	三九